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五十五回 防後患收聚浙江潮 悟前生勸透人世夢

卻說玄珠子領了鐵拐先生的教言，自去東海履新。原來灌口老蛟，自淮海失敗後，曾來海口一次，意圖攻破迎龍閣，佔據錢塘口，自立為王。因事機不密，被東海中巡海官兒得知風聲，趕稟龍王。為是老蛟黨羽極多，又有魔教主作他聲援，龍王夫婦十分重視，況兼王妃母墳在彼，一旦老蛟得志，勢必圖報灌口及淮海村兩事仇恨，先將王妃母墳淹損。因此由王妃親自請得□萬海族神兵，率領四位太子，並各大神將，守住海口。老蛟見龍王守備嚴密，知道計不得逞，只把蛟尾向海岸一掃，發出萬丈波濤，浸沒民田居室、牛馬人口不計其數，算老蛟無可出氣，聊以解嘲之意。正合了俗語說的肚子疼埋怨灶神那句話兒。事後龍王上稟天庭。玉帝降旨，派玄珠子下界查勘明白，即在海寧地方，由土地示夢人民，立廟奉祀為鎮蛟靖海仙君。

玄珠子到任以後，也曾兩次赴海，和龍王夫妻父子共議保守浙海之計。除由玄珠子稟請天庭調遣兵將，常時駐紮廟宇，並由龍王約派海兵，防守隘口之外，原有浙江潮水，向稱浩龍。這是因海口兩山夾峙，儼如封鎖一般。而錢江上游，地勢反比下流高峻，幾面圍逼，遂成極大潮汛。自玄珠子鎮守海寧以前，本來各處都有高潮。玄珠子為防老蛟浮潮潛入起見，再與龍王商議，啟請日月星辰各大仙君，共同施法，把各處高潮吸將過來，並於海寧一處。又將海寧全年潮水，除每月大小汛外，盡收集於中元節後。

此時怒濤澎湃，引為奇觀，俗稱孤魂潮，往往水能卷人滅頂，所以有名的浙江潮水，從秦漢以來，直至今日，都以海寧為最盛。而海寧的潮汛，又以八月中秋後為最大，就是這個原因。自從此法施行以後，潮降潮生，都隨時有玄珠子派去的神兵，站立空中，遙望遠近，但有海妖作怪，無不先期獨見，可以立刻制伏。就是老蛟雖能變化身體，忽大忽小，究竟它的原形是非常粗笨長大的，大凡變化形象大小，或幻變他物，非至道行極深，雖然能隨意隨時，變化不測，卻究不及原身形體來得舒適自由。功行最下者，至多只能變化個把時辰，一過時候，便覺非常委頓，不能動彈，就是普通動物，未經修煉，如尋常虎豹豺狼，以至犬馬鷹隼之類，都可以置它死命。

甚至過時太久，魂魄不能歸原，便無加害的仇敵，也屬生命難保。不比道行高深的正經仙神，身體在有無之間，魂魄在虛實之境，變與不變，只是一個樣子。不變固佳，就變至千百餘年，也和不變無殊。總之身心魂魄，都沒一定寄托之所，哪有加害之可能。所以除了此等真正神仙之外，都不敢輕易變幻。偶因不得已的事故，隨便換個模樣，他們也時時刻刻當心留意，一覺身體稍有不舒，便該快快變回原形，寧可休息片刻，再行變換。這是修道人變化一門必經的程序，天然的階級。如老蛟這東西，修煉年歲確已不少，但它多行不善，懶於習苦，數萬年的光陰，都在爭強奪勢計謀陷害之中無形中消磨過去。所以它在最初的千餘年中，進步最快，那時就能變化如志；千年之後，直到現時，仍不過這點本領，一點兒沒有加添，就只不曾退化，已算是很難得的了。照他這時的情形；大概變化一物，或化為大為小，幻小為大，也可支持得一兩個月。一兩日後，即須回覆原形，休養片刻，方可再變再化。較之變而不變，不變而變，純任自然，毫無跡象的上界金仙，果然相差太遠。若在短期變化之中，能支持到一兩月的，已屬不可多得。

老蛟不習上進，日與下等妖精為伍，在那批東西中，稱王稱霸，久而久之，越弄越驕，覺得世上，再沒有強過它的。自從淮海村大鬧，蚌宮失敗以來，潛形海底，已有千年。至此不覺故態又萌，野心勃發，方才有佔據錢江，獨立小朝廷的計劃。論江口水量，並不恹大，大部分且多淺灘，如它這等長大身軀，萬萬不能安居。

它所利用的，就因江中潮大，而且當年各處都有潮汐，很可發漲水勢，增加水量，可容它隱顯出入。如今被玄珠子會同龍王，請得星主，吸水聚潮，而潮水所聚之處，又被神兵把守，它不易進身；就算它僥倖偷渡，而上流水淺潮平，也萬非潛蛟之所。

因此老蛟雄心頓歇，不敢再存南面之想。但恨那玄珠子，卻比什麼仇人都來得厲害。除了趕去靈鷲山，哭訴通天教主，請求派兵報仇外，一面兀自潛居海底，專待這邊稍有疏處，便可乘勢再起。即使不能達到稱孤道寡的目的，也要把玄珠子鬧得落花流水，不能安居榮享。這是老蛟所定的毒腸。看它雖是隱伏，大有越王勾踐臥薪嚐膽的景況。這邊玄珠子自然也料到老蛟尚在，必不肯就此甘休，也在那裡天天打算收伏老蛟，為根本肅清之計。邪正兩方，相持相待，勝負成敗，後文另有交代。

書中再說藍采和出世以後，轉瞬已有□歲了。因從小和對江王家月英姑娘訂婚，雙方家長，便也走動得非常莫逆，更難得采和的父親藍文，和月英的老子王光，都是極曠達大方，不拘小節之人。看看兒女年紀都大，因為教讀便利起見，藍文家便請了一位姓毛的先生，在家教讀。王光也想請個先生，無奈自己雖然有些體面，其實景況並不甚佳，無力延請教讀。再則鄉村地方難得名師。況是女孩子家，擇師更不可不慎。正在四處尋訪之際，藍文家已要開館。藍文特設盛筵，恭宴先生。請來幾位陪客，都是本地有體面的士人。王光以親家而兼好友，自然也在被邀之列。席間，王光見那毛先生年逾花甲，鬚髮全白。看他一副非禮不言、非禮勿動的情形，確是一位齒德俱高、品行端肅的老師，心中□分起敬。

和他談了一回，又著實佩服他那一肚子的學問。無心中忽然轉一個念頭來，笑對藍文說：「親翁的洪福不小，請到這樣一位好先生，小弟欽仰之至。小女和公子同年。今年也擬令他讀幾年書。雖然女子不一定要學問，但如吾輩家況，小女若是一字不識，也未免太不相稱。況小女已許公子，將來終是藍家之媳。貴府世代書香，向來幾位小姐也都能詩能文。小女若沒些小學問，將來嫁了過來，妯娌姑媳之間，也甚鮮光彩。小弟為此想培植他讀個三年五載，不求甚好，但能略通文理，識得聖賢大義，也儘夠了。此念蓄之已久，怎奈敝村僻小，竟請不到一位好先生，心中著實氣悶。今見貴老師齒德並茂，才學俱佳，又令弟深恨無緣訂交。現在小弟定下一個主見，務請親翁慨允方好。」藍文忙道：「你我至親翁友，何事不可商量？但請見示，無不敬從。」

王光便說：「要將小女送在府中，附塾讀書。一則免得小弟再去尋師；二則小女尚不愚頑，也可與令郎共同切磋。雖說已訂良緣，照俗例，小夫妻不能見面。但你我這等人家，何必拘於俗例。何況孩子們的年紀都還小咧，眼前也說不上避什麼嫌疑。且等一二年後，小弟請到了好先生，再作計較。不知親翁可能答應？」藍文笑道：「這是最好的事，小弟哪有不允之理？但恐嫂夫人捨不得令愛離開膝下。這卻怎麼處理？」王光也笑道：「只要吾兄答應，舍下倒沒有什麼的。好在彼此女眷們，早已互相往還，好似老親戚一般。兩方相去又不甚遠，內人輩要是記掛小女，大可早夕渡江過來瞧瞧看看，諒也不見得怎樣作難的。」藍文笑道：「這就好極了。明天上學，已經太晚了。後天由我這裡派人備下輿馬，渡江奉迎小姐去吧。」王光大喜，因又說：「還得回去和內人輩商量，選個吉日，再行送來，不必相接。」藍文也答應了。

王光回到家，和夫人牛氏說起此事。牛氏先是不允，說：「只有這個女兒，又已早許人家，長大起來，就要出閣。現在年紀還輕，正好斷伴幾年，偏又將他送到人家去讀書，知道人家可能好好照管孩子？這還罷了。我又聽說，藍親家的如夫人胡氏，是個極刁險難弄的人。我女兒又是天真爛漫，不大識得世故的。萬一得罪了胡氏，彼此結怨在心，將來嫁了過去，一輩子吃他的苦頭，犯得著麼？」王光見說，心中也覺此事有些不妥。

無奈他是要面子的人，既然已經說出了口，況且是自己要求人家的事，無緣無故翻悔成約，豈不惹人笑話？因此正色對牛氏說：「這都是你們女流之見。彼此近在咫尺，即使嫁了過去，也天天可以往還，何必定要一天到晚斷守著，才顯得你母女的親呢麼？」牛氏原怕丈夫，知他主意已定，是不能和他硬拗的。硬拗一場，結果仍是他的主意，徒傷夫妻情份，何苦來呢！想了一會兒，也只得硬了頭皮，一口允許，並擇於三日後黃道大吉之日，送月英渡江，赴藍家入學。月英雖是女孩子，卻從小就大方知禮。打從七歲上他爹替他上學，肚子中很已灌足了許多經書詩文。但他最喜歡的，卻不在這等文字，偏愛研習方外道經，尤其是服膺老子道德經。八九歲上，就讀得滾瓜爛熟。至今年□歲，知識更為充滿，竟能得其言外之意，時常焚香捧誦，默默揣摩，若有妙悟。至於此外各種道書，更是不煩研習，問明真理。因此心地瑩澈，悠然有出世之想。每念前生經歷，許多慘酷事情，都由婚姻而生。

如今第一個關頭，便是夫妻兩個字，須得首先打破了它。可不曉得同劫同生，相約一同修道的藍采和，這幾年來，日居膏梁紈綺之中，能否不為物欲，蔽卻性靈。要是他心已變，勢必以夫妻之道，來相迫壓，那時，我除了苦口點化之外，如再不回頭，就只有獨善本身，遠適太華，去找我前生的師父去了。想師父道德齊天，必有救他之法，我也可以放心了。這等想頭時常縈他芳衷，只不敢在父母前吐出一字。有時姊妹行中間坐談心，別人各有所志，或願得一金夫，或願得一才郎，只有他一人，閉目瞑坐，一句不去參加。人家笑他已經有了好夫婿，分明一片芳心，業已□分安穩，所以用不著怎樣多愁多慮。

月英聽了，便冷笑一聲，說道：「人各有心，心各不同。我的志趣，和你們完全相反，叫我如何插得下嘴呢？」人家忙問：「你的志趣如何？」他便笑說道：「有才人才大如山，過不得百歲光陰，與草木同腐。有財人財源如海，更不消六七□年，只等精神一退，有錢沒本領去使用。何況世事無常，財多或竟召禍，可見是件最不中用、靠不住的東西。凡人偏都勘不透，把人生有限的歲月，盡放在聲色名利之中。一旦無常猝至，萬事皆休。平時斤斤以爭，逐逐而致者，究竟可能帶得一些回去不曾？所以姊妹們所盼望希冀的事物，做妹子的，卻一樁也不中意。」大家聽說，都嘩然笑道：「問你自己的志趣，你又不肯賜教，只把人家的話，瞎批評一番，算得什麼？」月英聽了，不覺點頭長歎道：「姊妹們竟把妹子所說的，當作瞎批評。所以妹子的志趣，竟不能再向姊妹們饒舌，不但不能，也且大可不必了。」說罷，大家一笑丟開。月英因見眼前姊妹們一個個生得有才有貌，偏都為名利所拘，一些自主的力量都沒有，越發感覺人世間名利兩字，真是無形的桎梏，伐性的斧斤，最是可畏可怕的東西。

同時就愈恐藍家郎君不要也被這些無謂的身外事物，迷惑心志。那麼，此番下世，不但沒有了道之望，反多一層魔障，添一重大劫。而且辜負了鐵拐仙師一片玉成的美意，從此就永無入道的可能了。每一念及，不禁代他危懼。只恨自己已為人婦，在未曾作嫁以前，照例不能見面。縱有警勉之心，卻無說話的機會。他本是情深意摯的人，對於采和，又有那種生死交情，夫妻關係，兼之仙師特地安排，令他們同死同生。便沒別種交誼，在理也不能捨卻采和，獨尋大道。可憐一寸安靜的芳心，反被他人的前程，弄得亂七八糟，一刻不得寧謐。

正在婉轉躊躇，無計自遣的當兒，忽在母親房內，聽得父親談起，藍公子年少英俊，力學多才，居亙古以來名臣自況，並盼不出二□歲，當致身卿相，可見是個有志之士。月兒的終身，倒可無慮了。劉夫人愛女心切，聽得女婿如此立志，焉有不悅之理？轉回頭，見月英立在一邊，低鬟默默，若有所思。

夫人笑對丈夫說：「你瞧，我們月兒他聽了你的話，倒不聲不響起來。這是什麼道理？」王光笑道：「女孩子家，要他這樣知道害羞才好哩！」夫人聽了，便把月英摟了過去，捧起他的小面龐兒，一陣撫摩，笑嘻嘻地說道：「我的兒，你沒聽見人家公子，是那麼有志有才。年紀輕輕的，就打算趕過多少人的前頭，要做什麼大官咧！我兒，公子做了大官，你不是現現成成的一位太太了麼？」月英先聽得父親所說的話，心裡已經懊惱，料不到自己平日所深慮的問題，竟要成為實事，已是怪難受的，更不料母親也是如此，不諒女兒的心，竟又說出這等不入耳的違心之論來，叫他如何忍得下去。但見他雙頰微紅，秋波流暈，一霎時骨碌碌滾下兩行淚珠。倒把王光夫婦嚇一大跳，齊問：心肝愛兒，這是怎麼了？未知月英如何回答，卻看下回分解。